

《向延安》是一种肝肠寸断，是一种悲秋苦冬，更重要的，它还是一缕光。微凉的光，温暖的光，照耀全身。

李伯男总是鼓励每一个人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在排练场上，没有明星与龙套之分，只有为角色奔赴的纯粹投入。“我们以‘向延安’的精神创作《向延安》，逐渐凝聚起一支有共同目标的队伍。”

将这支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上海的队伍带起来，是一次独特的创作体验。“累，但美好。”李伯男形容，团队如履薄冰，用排练厅里的每一分钟、一点一滴的劳作，努力抵达这个目标——燃起一把照见心灵、激荡观众情感、灵魂一齐呐喊的火。他希望观众看完全剧，对《向延安》精神指向的理解能更宽泛，尤其是年轻观众，能在看戏时慢慢聚焦、接近“信仰是什么”，从那个时代的青年身上得到启发。“这部剧是表现伟大、描写崇高的。在不同的情境之下，能支撑人的精神的东西就是信仰。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的纯度、精神的硬度、精神的内涵，关系到每个观众、每个看戏的人。”

李伯男表示，最终的答案依附在剧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心灵成长史上，依附在上海滩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中。“作为谍战题材的作品，我们追求的不是给予观众外部的情节刺激与视听体验；我们希望这部剧在谍战类型的基础上，更加具备一种人学的价值和诗性的品格。”“我们不拘泥于仅仅还原历史，还要在历史中看人，看人心，看人情，看人性。”

有谍战，但不是只有谍战。和导演李伯男一样，原著作者、亲自操刀改编话剧剧本的海飞正视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：从小说到话剧，怎么改才最妥当？

比如，没有了影视剧中惯用的特写，细节该如何呈现？在特工的世界，衣角或是领口无意中露出的一枚针，都能引发一连串的联想，但这样的表达显然不适合舞台——任何细微的物件、动作或表情，观众可能根本看不见。

几番推敲后，海飞决定保留原著的精华部分，一些“太过复杂的、绕来绕去的谍战”被舍弃，但不妨碍整个故事依然跌宕起伏、出人意料。“这次改编话剧，其实就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谍战只是《向延安》的外壳，它的主要落脚点应该是人生。”“《向延安》是一种肝肠寸断，是一种悲秋苦冬，更重要的，它还

是一缕光。微凉的光，温暖的光，照耀全身。”

《麻雀》《惊蛰》等作品先后被影视化，海飞“红色叙事下人性叙事”的特点为人称道。《麻雀》的主角陈深不过是个理发师，《向延安》的主角向金喜不过是个厨子。这位家境富裕的小少爷原本只对做菜感兴趣，谁能料到，后来他能潜入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食堂执行秘密任务呢？“我觉得这种特别民间的、贴近日常生活的人物设定非常有意思，你会相信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。”

宏大的历史叙事，由琐碎的世俗细节构建而成。革命者们化身厨师和裁缝，穿梭在街头巷尾。长筒望远镜、《良友》杂志、莱卡照相机；苏州河、福开森路、新新百货、旗袍行、本草堂大药房……母亲是上海人、童年寒暑假在外公外婆位于杨浦区龙江路的家中度过的海飞，还将自己对“文学故乡”的感情贯穿在全剧的始末。他喜欢上海“里弄的生活”，以前的《新民晚报》和舅舅的藏书，让他的阅读“从上海开始”。

右图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谍战不是闯关游戏，因为有牺牲，所以有领悟。

